

大電機系初代學長們的食宿軼聞錄— 控工系58級校友鄧克平、蔡明哲、吳正堂、胡家嶺學長專訪

採訪、撰文：王怡方 / 圖：鄧克平、電機系辦 2019/06



當年的宿舍大門，學長姐們食宿生活的主場景便由此展開。

2019年的三月底一群控制系58級的校友們自動發起的「回娘家」活動，在博愛校區熱烈展開，在這個喜迎校慶的時間點，這群系友們不約而同地紛紛自各地出發，以母校為旅途中心要點，為了再見闊別多時的老同學們，他們依然無懼一番長途跋涉，拎著簡單的行囊，帶著一顆朝氣滿分的心，前往約定聚會的館舍，走在校園裡頭的身影就跟學生時代的他們一個模樣。

正式開始專訪前，「主揪」鄧克平學長特意將1980年美洲同學會當時的簽名板、籌辦同學會王安學長密切和郭南宏校長親筆通信、上海交大鄧旭初校長親筆賀詞等珍貴文件贈送給浩然圖書館作典藏，這些紙張良好的保存狀態讓人強烈地感受到學長對學校人事物的珍惜。

而採訪小間外頭牆面上貼有一塊電機系的發展圖表，蔡明哲、吳正堂學長忍不住聊起系所的歷史，問起近日學校積極將整併電工、電子等系促成「大電機系」一事，明哲學長表示理解，並以控工系初代系友為榮，即使大電機系時代來臨，他們也還是最資深的一群。這些好友們齊聚一堂開始天南地北地分享過往趣事，筆者遂以「宿舍」為題旨，請學長們分享大學時代難忘的回憶。



成為室友的條件 緣分與身高

鄧克平學長笑著回憶起當初新生們帶著一大堆家當在宿舍前集合，教官讓他們照著身高排排站好，再讓他們大聲報數，每個新生乖巧又有節奏的地「一、二、三、四」成組反覆地答數，方才喊同樣號碼的便被歸類到一個房間，一頭霧水的學生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分發室友的「儀式」。

室友找齊了，該進房入住了。鄧克平學長用手比劃著宿舍的大小，莫約是拉開椅子後會碰到牆的寬度，而房間縱深也非常淺短，只得往上發展生活空間，寢室裡頭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一人配發一張靠牆短桌，往上看有書架，再更上面便是寢室的靈魂——床鋪的所在地了。換句話說，床與書桌同寬，「我們都叫它棺材板！」克平學長說道，令在場的明哲、家嶺兩位學長簡直異口同聲笑了出來。

菜鳥新生要面臨的還有來自老天爺的考驗，起初宿舍並未像現在一樣安裝冷氣，住在二樓的他們，只要遇到酷暑，熱氣蒸騰，床鋪又在靠近直曬的高處，幾乎沒人會留在宿舍裡，「那念不了書的。」鄧學長說，於是大夥成天往圖書館跑。不過，其實圖書館裡邊也沒有冷氣，憑靠著良好的位址與樹蔭才稍稍涼爽些。家嶺學長則分享他們的散熱良方，首先將窗戶打開，然後把宿舍門板視作大型扇子，用力手搖搗風。比起電風扇，手搖門肯定效率差很遠，不過這卻是學長們在夏日寢室的日常光景——同心同力，共患小難，用創意和歡樂去生活。

團膳時光 自己的伙食自己顧

學校裡的主要核心除了系館、圖書館、宿舍之外，就非學生餐廳莫屬，據學長描述他們念書時的學餐樣貌與現今餐廳林立的狀態大相逕庭。過往採取類似團膳形式，由退伍軍人們負責大家的伙食，用餐時間直接去架子上取餐。營業有期，若因上課或什麼事情耽擱了，來晚的人可就得捱著咕咕咕叫的肚子到下一頓了。

窄小狹長的房間並不侷限住學長姐們對於知識的追求，後來交大人擁抱的是大世界。



陪伴著自己洗衣、洗碗的洗手台。

對於這群食量大的年輕小子而言，團餐的品質尚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於是行動派的他們便組織起自治會，「伙食委員」們從監督餐廳人員買菜做起，絞盡腦汁地想讓每頓飯菜辦得有聲有色。蔡明哲學長的室友吳正堂學長是伙食委員之一，其工作職責是統一交付同學的餐錢，順勢請餐管人員買他們想吃的料理，有點學生漸漸掌握了餐廳主導權的意味。最讓明哲學長印象深刻的一次，廚子來找「伙食委員」取隔日買菜錢時，手裡不知為何還拿著菜刀，把他們給嚇得半死！「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嘛……」吳正堂學長至今回想起來依然是記憶猶新，只是當時的恐怖故事已經變成是講來會笑到發抖的趣聞。

至於究竟是怎樣的菜色，能讓平時忙著跟原文書奮鬥的學生也得撥空「自救」？大鍋飯配一菜盤，頂多兩菜或三菜色，肉自然是會出現的，不過分量並不是非常多的那種，至於那道經典蛋花湯則馬上喚起學長們的飯桌回憶，「我們叫涮鍋水。」鄧克平學長鉅細靡遺地描述鍋中貌，只見幾個蛋花漂浮在清湯上，「一百根本舀不到東西，所以你要懂得怎麼舀。」如此慘淡的飲食怪不得學長們要為自己的肚皮爭取。

宿舍大門是通往宵夜天堂的路徑，附近唯一的麵攤常常滿座原因可謂不言自明，阮囊羞澀的大學生們總點碗陽春麵加蛋做為一日勞心的犒賞，也不忘記自嘲：「老闆，陽春麵少放一點肉呀！」。在物質不豐沛的年代裡，能受高等教育已是幸運，夜深時分配著溫熱小點墊胃，就感到幸福無比。

為赴作業期限 學長的N種瘋狂

在完全只屬於自己的休閒時光裡，有些人選擇來到餐廳看電視節目，互相挺有默契地將桌子全推到角落，拉張椅子就以電視為中心圍個圈坐好。鄧克平學長還記得八九點時播放的是美劇《Combat!》，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胡家嶺學長對片頭有隻啄木鳥嘎嘎叫的《啄木鳥伍迪Woody Woodpecker》無法忘懷，他舉起那洗腦的鳥鳴頃刻把整個空間都拉到那段回憶裡去。看完節目通常接近晚上十點，可是這群大學生的作業才剛要開始寫呢！

所幸大學生們通常都是夜貓子屬性，熬夜通宵倒顯得小事一樁，但午夜會熄燈的規矩確實攪人，於是有些膽大的學長就跑去外頭偷接電回來用。平日也罷，若到了作業期限前的那天晚上，那眾人可就火力全開，跟工程圖學卯上了，當然中間有些同學彼此「互相交流」的偏門秘招，「誰先畫好的就拿他的！」克平學長爆料。

沒有影印機可用的狀態下，想要Copy還得各憑本事。「畫的位置要精準，他們很聰明啊，拿針戳洞，把原版戳過再描。」擁有個工專背景室友（陳正堂學長）大概是先產出首版元件的最重要關鍵，鄧學長他們寢室常常熱鬧滾滾，光是宿舍每人傳過一輪就接近凌晨一兩點，蔡明哲學長在旁補充另一種瘋狂：「我記得不知道是誰，他就放在窗戶上描，結果太用力，結果把整個窗戶給推下去了。」年輕時誰沒幹過糗事，隨手拈來一羅筐。

我的第一志願：交大

生活軼聞趣事總吸引人持續不斷地聽下去，尤其是跟現在截然不同的校園模式，隨著建築物的整修興建，棺材板床早就封存在一代人的腦海，學生餐廳自從開放廠商進駐，成為美食大樓後，全校集體包伙的日常那可真是難以想像。交大當時也只有博愛校區，腹地小，食宿普普，但特別延攬回台的師資，專業領先程度吸引著大批學生報考。



圖書館裡總是坐滿了來此用功的人，有的甚至於放書本佔位，對於知識的熱切追求，成為這些交大人能為國家帶向國際的原動力。

第一志願就是交大的同學佔了相當比例，鄧克平學長強調：「我們就是為了『這裡』才來念書的，也有很多人是重考來的。」說到這兒，胡家嶺學長舉起手表示自己正是慕名而重考入學的其中一員。對知識的熱切追求，以及欽佩來台復校盡心盡力的交大幫，讓這些學長姐們認定交大便是自己的理想淨土，這裡有著豐沛的羈絆之情，能代代傳承下去。回想起與同學作伴對著原文書發愁的日子，明哲學長不禁笑了，他說到了美國讀研究所反倒覺得在全英語的環境裡如魚得水：「我覺得很容易耶！」，甚是多虧大學時期打下的紮實基礎。記交大帶著他們走向世界，學長們打拚闖蕩，在闊別數十年後相聚於當初的起點，重新找回純粹的好時光——有點瘋、有點累、卻有好多好多新收穫的每一天。

後記：會後學長們又去拜訪電機學院院長唐震寰博士，了解了學院近況及未來與陽明合校後的學院研發方向，令人十分興奮。學長們又和電控所所長陳鴻祺及幾位教授和大學部同學共聚午餐，並交談研究、學習經驗，對學校師生互動及同學們好學精神有很深的印象，也為此返校訪問留下美好的回憶！



胡家嶺、吳正堂、蔡明哲、鄧克平學長一起拜訪電機學院院長唐振寰，與電控所師生相聚之大合照。為本趟返校之旅畫下完美句點。